



服部文庫
117
240
6



117
240
6

論語微辛

日本 物茂卿 著

俎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管仲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孔子深與之。其志可見耳。俎豆猶
樽俎謂衣冠之會。如晏子折衝於樽俎。曾子所謂籩
豆之事亦以朝聘會同言之。蓋以兵威服鄰國不如
以禮率之方是時。文武之道未墜地而在人。子貢云
爾。是豈後世儒者所謂道乎。亦言禮耳。以禮率之諸
侯欲不從之。豈可得乎。仁齋先生引以禮讓為國。是
其意謂孔子答靈公。猶孟子說齊梁君耳。殊不知明

日遂行方是時必有事矣。不爾一言不合。孔子豈遽去哉。况俎豆之為朝聘會同者。彰彰乎。且使孔子見用於當時。則必有事事焉。不然而曰。吾修吾德。天下必率服。則宋襄徐偃之類耳。可謂不知時務已。孔子果而豈如是其拙哉。或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果不知歟。將知之為不知歟。曰。孔子何不知也。何則。孔子見用。必為卿矣。三卿出則將三軍焉。是軍旅之事。君子所當學也。而孔子所以云爾者。恭也。對君之詞也。小戴記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大戴記公

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凡此之類。不一而足。知而曰不知。能而曰不能。皆禮也。何則。曰。知曰能。未嘗有所窮極者也。凡論孔子之事者。不求諸禮。皆失之矣。且先王之道在人。雖孔子豈徧得天下之人而悉學之乎。故君子知之而曰不知。是其所矣。顏子告一而知十。孔子之知之。亦猶如是夫。故其於文武之道。非學而盡之者。亦審矣。故孔子曰。未之學也。而謂孔子無所不知者。它人之言耳。君子固窮。古註。君子固亦有窮時。得之。程子為固守其窮。失乎辭矣。且謂貧賤為窮。後世之言也。乃道窮

之謂已。不爾。子路何曰。君子亦有窮乎。蓋謂君子當知時務。豈有狼狽之時乎。慍非怒孔子矣。拂鬱之至。發此言。故曰。慍見亦以孔子為迂也。遭難而拂鬱。方寸將亂。故告以小人窮斯濫矣。何則。以孔子為迂。其究必至濫也。

宋儒謂孔子告一貫。曾子以行。子貢以知。非也。古之學。皆教之以事。而不言其理。欲學者之自得之也。習於事而自知之。曾子子貢一也。分知行者。宋儒家學耳。又以一貫為孔門傳授心法者。倣鬻浮屠拈華微笑者已。又謂唯二子得聞。而它人不與焉。豈其然。蓋

孔子言一以貫之。而不謂一為何矣。難以言明也。故非通六藝者。則固不可與聞是言。然如吾無隱乎爾。亦此意也。豈如後世以為大小大事哉。又如以然非與。為方信而忽疑。亦謬矣。升庵曰。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禮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大史公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亦可以證矣。

由知德者鮮矣。謂人多不知有德之人也。朱註謂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可謂不知古言已。夫知人。帝所難。故曰鮮矣。南容引翬。皋禹稷。孔子以尚

德稱之子路愠見之不知德可以見己蓋有德之人自天祐之一時之厄豈足憂哉所謂知德豈翅知孔子為有德之人乎亦知有德之人天不棄之也無為而治古來以得人言故舜特以此稱之如文王獨以無憂稱己仁齋乃引立之斯立道之斯行舜之斯來動之斯和是凡聖人皆爾豈特舜而已哉是其意謂得人而無為以此稱舜非其至焉者殊不知堯蕩蕩之大以允恭克讓而允恭克讓所以得人也皋陶之謨安民知人盡萬古帝王之道而安民非知人則不得故虞廷賡歌專言任下意而虞書以此終焉

故萬古治天下之道以此為至焉者而舜之為大聖豈出此外邪恭己正南面亦惟形容其無所為耳正南面者南面也如正牆面及司儀職不正其主面之正古言也猶謂正南正面牆不正面其主也篤與敬別非篤其敬也大氏丁寧懇到之意接人為忠在己為篤仁齋先生以忠信篤敬為學問之道豈學問之道乎君子之道所以行也故子張問行而孔子告之以此後儒皆謂學作聖人是自孔子所不言故外孔子而別立宗旨耳孔子所謂學而不厭者謂誦習詩書禮樂以終其身也豈忠信篤敬之謂乎哉

程子曰字要鞭辟近裏着
己而已通考仁山金氏曰辟
音開如行辟人之辟謂前
驅者以鞭攔約人使開向一
邊也朱子曰鞭辟近裏此是
治中語辟如驅辟一般處
說作鞭約是旁鞭督向裏
去今人皆就外面作去下
云切問近思言也信行篤
敬何嘗有一言說向外去只
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着
己大全

段使其人果能忠信篤敬不學先王之道亦鄉人耳
仁齋之言亦宋儒鞭辟近裡著之遺耳立則見其參
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此二句古語也言不
相離也參韓愈筆解古驂字得之前周禮大行人職
曰立當前疾鄭玄以轅前解之倚轆也詩衛風倚重
較兮孔穎達以倚此重較之車解之非矣考工記輿
人鄭註較兩轆上出式者是轆兩邊植木較橫轆上
轆兩而較一衛風倚卽轆重平聲君子有金錫圭璧
之美加之以寬綽如轆上加較故曰倚重較兮驂之
於轅前轆之於衡皆不相離之喻也立與在輿互文

耳蓋主安車言之故在輿言坐耳車中立則見驂與
前之不相離也坐則見轆與衡之不相離也是兩見
字無意但以不相離為義孔子引此以謂己與人不
相離然後道行也而其所以不相離之道則忠信篤
敬焉如輓軌之喻然此孔子之意也如朱子解一如
禪子提撕話頭古豈有之哉可笑之甚

楊氏曰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
也是固爾然孔子所以稱伯玉云爾者謂其有道也
卷其道而懷之也是正與用舍行藏同意古人以矢
諭直故大司寇箴曰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

後聽之。大東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噬嗑曰：得金矢，可以見已。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或曰：不失人，仁也；不失言，知也。聖人言知，必有仁在。然不失人者，知者之事也；非仁也。知者利仁，豈全不相關乎？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謂龍逢比干之徒也。仁齋先生引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可謂善解已。孔子嘗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至於此則死生必於是，究言之也。蓋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志士志於此焉，仁人成德於此焉。朱子曰：理當死而求

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是其心學之說，吁亦小矣哉。豈得以爲仁乎？程子曰：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是宋儒汨沒是非海裡也。成就一箇是，豈可以爲仁哉？夫成就一箇是，以爲仁，則召忽仁矣。而孔子不仁，召忽而仁，管仲其妄可知已。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宋儒以爲至言。夫使舜以瞽瞍爲是，豈足以爲舜乎？孝子之心是，則是；不是，則不是。未嘗以親之不是爲是矣。雖以爲不是，其無怨怒之心，是孝子也。宋儒汨沒是非海裡，故終不能離是非以言之。悲哉。

子貢問為仁。為仁如克己復禮為仁。謂行仁政也。程子曰：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仁齋又因資字而訓為助。夫為衛君之為訓助者，明其為去聲也。豈異義乎？可謂倭人哉。蓋子貢多智，有自用之失，故告之欲行仁政，必須人才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據子貢之今日而言之耳。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人，豈不然乎？且先王安民之道，仁盡之矣。然有勇智忠和種種之德者，仁必待衆德而後成焉。故先王之道，仁盡之矣，而未嘗言仁盡之者，為是故。故王者

之治天下，必須人才而後治。又按孔子少許仁，則仁者宜若少。而此曰其士之仁者，是仁者亦易得也。蓋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亦古語。而孔子稱之耳。

制作禮樂，革命之事。君子諱言之，故顏子止問為邦。而孔顏之時，革命之秋也。且顏子用舍行藏，與孔子同。若天縱之，亦聖人矣。故孔子以制作禮樂告之後，儒必曰亞聖，亦浮屠補處菩薩之見耳。此章先儒以為萬代不易之制，豈知此正以孔顏之時言之耳。若果有所謂萬代不易之制者，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皆非聖人焉。且孔子所告，豈容行之於今世哉？豈在其為萬世不易之制哉？世儒之不知禮樂，一至於斯極邪？夏時，殷輅，周冕，禮也。韶樂也。聖人之治天下，禮樂盡焉。鄭聲害乎樂，佞人害乎禮，佞人有口才者，朱註卑詭辯給之人，謬矣。聖人之立禮也，使天下之人固守之，而變亂法制者，必口才之人也。故遠之後，儒之不知先王禮樂之意者，皆以己之所見而變亂先王之教法，要之不免佞人之歸哉？吾所以不取孟子以下者，為是故。國風徒歌也。故存鄭衛，鄭聲者，被之於聲樂，故放之。世有鄭聲，則民不好樂，所以放也。升庵

說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考工記曰：善坊者水淫。左傳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後世解鄭風皆為淫詩，謬矣。此說為是。大氏聲樂可娛之甚，謂之淫已。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大矣哉！此言可以盡聖人之道已。聖人智大思深，故其道深遠焉。當世之人，豈不尊孔子哉？其所以不能用孔子者，皆以為迂耳。後世諸儒，豈乏聰明哉？其所以不能知聖人之道者，皆為見迂耳。

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主人君言之不

爾豈有已矣乎三字哉。是嘆世無用孔子者也。孔子以臧文仲為竊位者。其譏之者至矣。是乃孔叔文子可以為文意。臯陶之謨以安民。知人盡乎萬古。治天下之道而安民。非知人則不可得矣。樊遲問知。孔子以知人答之。唯知人可以盡知之道焉。故蔽賢者。聖人所惡也。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是亦孔門傳授之說。可以見已。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孔安國曰。責已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是補一責字。亦古來相傳之說也。仁齋曰。自治厚而責人薄。是其意以為無責字。故易

以治。然亦豈有治哉。亦不知古文辭之失已。

如之何。如之何。問辭。是孔子之貴問也。大氏古書之字。無意義。如之何。如何。一也。朱子曰。熟思而審處之。辭豈亦泥之字邪。

方其群居也。雖終日言。其言不及先王之義。觀其行事。則好行小惠。自以為此足以收人心。是似仁而非仁。然亦以此而頗有聞望。故自以為足。不復學道。故曰難矣哉。是必指當時卿大夫言之。慧惠音同。故誤爾。舊註可謂盡小人之情態。然是不足言矣。聖人豈有是言哉。且慧豈可以行言乎。按韓非說林。惠子作

慧子。文選安陸王碑。振平慧以字小人。又慧露露。吳仁風扇越。可以見已。

君子義以為質。君子指卿大夫。而以朝聘之事言之。蓋朝聘之事。當時卿大夫重務也。仁者君道也。義者臣道也。故語政則言仁。朝聘奉君命以行。臣之事也。故曰義以為質。質體質也。鄭玄曰。謂操行失之矣。君子朝聘之事。皆以義為其體質。而朝聘有禮。故禮以行之。言辭不可以不遜順。故孫以出之。鄭玄曰。孫以出之。謂言語得之矣。如出辭氣。凡曰出。皆言語也。朝聘之事。貴信。故信以成之。能行此四者。雖無君子之

德。亦可以為君子。故曰君子哉。此與稱子賤。蘧伯玉。語勢自殊。行之出之成之。三之字。明有所指。而後儒以為行義出義成義。可謂不識文辭已。朱子又以孫為退。孫信為誠實。皆非矣。仁齋曰。聖門以仁義並稱。而仁為大焉。而此曰義以為質者。何也。蓋義者聖人之大用。萬事之所以得其理。而人道之別於禽獸也。有時而重於仁。故曰義以為上。又曰義之與此。殊不知仁義並稱。昉自孟子。而孔門至子思。禮義並稱矣。夫禮義皆先王之道也。後儒不知義為先王之古義。自取諸其臆。為義謬矣哉。且所謂義為聖人之大用。

者。果何所本自。

君子病無能焉。能謂才能也。包咸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是嫌才能之為小。故為是解。後儒多以為鮮能之能。亦皆有是意。殊不知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皆能也。大禹謨曰。天下莫與汝爭能。豈小哉。周官曰。推賢讓能。又曰。舉能其官。是官人以能。古之道也。學以成德。各有其能。所以仕而行其義也。道學先生之徒。其意多貴德而賤能。欲人人為聖人。豈有是理。其究至於以有體無用見。誚者宜哉。夫人各有其性。故雖以一技一藝聞於世。亦孔子之所取也。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沒世。終身也。荀子曰。末世窮年。末世即沒世也。孔子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主後生以言之。然大器晚成人之資質亦多品。又有少壯放逸。至中年悔悟者。故孔子亦有此言耳。

君子求諸已。所以能成其德也。如孔子聞滄浪之歌。則曰。自取之也。可以見已。

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朱子曰。莊以持已。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群。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可謂善解已。仁齋乃曰。君子道德自持。非立異以

為高故矜而不爭。物我一視。非苟同以徇俗。故群而不黨。吁。道德自持。物我一視。道學先生哉。大氏君子者。在上之名。士大夫通稱。方孔子時。豈有是意哉。是其欲刪朱註。別成一家者。豈非立異以為高哉。悲哉。蓋君子守禮。禮貴讓。故矜而不爭。君子居仁。仁者長人之德。故群而不黨。

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雖有德者必有言。然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之恥其言而過其行。亦以此。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亦以此。聖人之言。何其如合符契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解入正文也。何則。孔子何必解恕字乎。恕在孔子時。豈待解乎。仁齋乃曰。夫子既以恕答子貢。而又以行恕之要告之。豈有是哉。孔子告子貢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又告仲弓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此正同。皆恕也。孔子或以彼或以此。豈拘哉。仁齋之意。以後二句未盡恕之義。故以為行恕之要。豈非泥乎。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人謂鄉人。故下曰。斯民也。言鄉黨之間。孔子無所毀譽。待民之道為爾。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試用也。如吾不試試而為士之試言。

至於豪傑之士終當舉用者則孔子迺有所譽所以鼓舞人才而獎成之也教之道也凡教人之道在獎借其善使其驩忻踴躍奮進弗已後儒不知之以訶責為尚謬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釋誰毀誰譽意道謂禮樂也蓋三代之於民直其道而行禮樂莫所低昂君子之德風豈假毀譽也夫化民之道在習以成俗而欲以區區毀譽維持之難矣乎此孔子之於鄉人所以無所毀譽也後世君子不識此義喜以清議扇動民俗如後漢黨錮諸賢其弊有不可勝道者矣朱子曰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

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是其意以謂道者當然之理直其道而行故是非皆當殊不知毀譽過當人之情也觀於詩書可見已且毀譽者所以勸戒也豈必銖量錙稱以求其當哉皆不識試字道字民字可笑之甚又如柳下惠直道而事人以臣道言之故與此章化民之道自殊仁齋先生以美刺褒貶無所諱避解直道則與誰毀誰譽相反皆不知而為之解者已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是之下也上有闕文故註闕文二字遂入正文後人不察為之解者皆鑿矣

巧言亂德。亂德言也。巧言似德言。故曰亂。朱註聽之使人喪其所守。不識古文辭。且德也者。不可亂者也。喪其所守。豈可以為德哉。小不忍則亂。大謀聖人之不貴不忍也。自孟子爭仁內外而不忍之心為儒者大訓。非孔氏之舊。學者察諸。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仁也。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知也。聖人之言。不執一而廢百。人能弘道。道者先王之道也。道不虛行。必存乎人。孔子所以云爾者。不容徒守道則已。必當盛大之。故曰非道弘人。朱註以道體言。以性言。及人外無道。道外

無人。皆混道德一之。非古義矣。王肅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可謂善得古意。言所傳者同為先王之道。而子思不及孔子。孟子不及子思。是道之污隆人之所為也。非傳道者皆能極盛大焉。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學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堯舜至文武歷數千載。衆聖所積。知巧為之。孔子雖聖。以一人之知。一日之力。而豈能得之哉。故孔子云爾。後儒不知之。謂特垂語以教人爾。非也。

論語集注
十一
謀道不謀食。謀者謂營求之也。人多不知謀字。故詳之爾。

知及之。仁齋曰。言雖知為君之難。而非德以守之。則必失其位。仁守之。仁齋引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之。曰。仁勝。朱註。萬萬。朱子以為君子自脩之事。則下二節不可得而通矣。但知及之者。謂其知可以為人上也。及者。難辭。凡人之知。有及焉。有不及焉。雖有知。慧所見狹小。不可以為人上。其知之大。可以為人上。是謂之知及之。何翅知為君之難已哉。仁者。仁政也。非仁政。不足以守其位。而仁齋以德言之。亦失之。不

莊以涖之。則民不敬。包咸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盡矣。動之以禮。朱註。動之。勸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得之矣。蓋禮者。先王治天下之道。莫善焉。非此不能化成天下矣。朱子曰。禮謂義理之節文。非矣。仁齋曰。禮以辨上下。定民志。亦昧乎動字矣。朱子曰。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得之。凡曰可不可者。皆以我言之。今知與受對。一彼一我。似不穩矣。然有之。曰。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逝。彼之逝也。陷。我陷之也。故逝者。使逝也。大受者。使大受也。祇訓知為觀。朱子失之。故此章非觀人之法矣。蓋用人之法也。大

論語集注
受者大任之也。小知者小用之也。君子務大者以成其德。其材足以大任而不可小用之。小人無大者於內。然亦不無小長。故其材雖不足大任而可小用之。焉。我任之而曰受。彼之材能受之也。故受以彼言之。我用彼材而曰知。小人之難任也。非我知之則不可。故知以我言之。王肅以君子之道。小人之道。解之。老氏之遺也。且豈有所謂小人之道哉。

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仁齋用之。然詳語意。不若是焉。馬融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為甚得之。蓋言民

之於仁。政也。甚於水火。何故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宜哉。是孔子之意。已仁而曰蹈。由蹈水火而來也。朱子以為學者事。非也。豈無殺身而成仁乎。民者對君辭。故仁謂仁政也。

當仁不讓於師。朱註引仁以為己任得之矣。仁道廣大。宜若可讓。然故曰不讓於師。而其所以不讓之故者。孔安國得之曰。行仁急。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非矣。果爾。何唯於仁乎。救民安民之事。不可得而緩之也。

貞而不諒。孔安國曰。貞。正諒信也。朱註。貞正而固也。

皆非矣。蓋貞者謂存於內者之不變也。如貞女之貞，可以見已。諒者謂求信於人也。如亮察亮鑒，皆求信意。夫君子之為信也，存於內者不變也，非求見信於人而為之。故曰貞而不諒。如易貞者，事之幹，貞固幹事利貞者，性情及貞悔，皆謂不變也。唯彖傳以正解貞，音近故也。其所謂正者，非它書正字之義。後儒以正解貞，不知易者已。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後其食者，古之禮也。焦氏筆乘載蜀石經，後其食作後食其祿。

有教無類。古者不世官，刑人不擊，為是故類。馬融解以種類得之。

道不同，不相為謀。道謂道術也。道不同者，如射與御，及笙笛與琴瑟是也。非吾所素習，則不精其事，故不相為謀，恐壞其事也。朱註如善惡邪正之類，是不必然。

辭達而已矣。聘禮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按凡言之成文，謂之辭。而此謂辭命也。春秋時為辭命者，率虛誇成俗，競以文飾相高，兩國之情，因以不達。故孔子云：爾後世

不審字義。誤以為言語之道皆然。以達為達意。非也。夫言語之道不一。或簡或繁。或婉或直。何必取通快。明暢為善哉。故左傳載孔子曰。志有之。言以足。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聖人之道曰文。文者物相雜之名。豈言語之所能盡哉。故古之能言者。文之。以其象於道也。以其所包者廣也。君子何用明暢備悉為也。故孔子嘗曰。默而識之。為道之不可以言語解故也。孟子而下。此道泯焉。務欲以言語盡乎道也。以聒爭於不知者之前焉。夫人不可以言喻也。况可以言服其心乎。故其言之明暢備

悉。適足以為一偏之說耳。故性善性惡。聚訟萬古。程朱性理。不過為堅白之辨。悲哉。此未必不因誤解此章也。學者察諸。

相師之道也。馬融曰。相導也。此字詰耳。其實師之有相。亦如會同之有相也。相師之道者。禮為爾。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不患寡而患不均者。不均則下怨。怨則雖衆不如寡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者。不安則雖富必傾也。均無貧者。均則財雖不在我。而在彼。合彼我則何貧之有。即有若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意。和無寡者。上下和而力專。何寡之有。主意在均字。均則和而安。寡與貧亦相因。而患地狹民寡者為本。聖人之論治亂安危之故。可謂如環無端已。仁齋乃曰。據下文。當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傾而患不安。不識古文辭。而輒欲改論語。真妄人哉。脩文德。出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千羽。千兩階。七旬有苗格。謂禮樂也。仁齋曰。如禮樂法度之類。法度豈容謂之德乎。

十世五世三世。孔子豈睹已往之迹而言之乎。蓋王者之澤。五百年而斬。霸則雖善。不過二三百。年。大夫則不過百年。陪臣擅諸侯之邦者。不及百年而止。皆自然之數也。陪臣云者。以諸侯言之。故曰執國命。仁齋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天下之事。豈庶人之所可議乎。是其意謂庶人議政為有罪矣。乃周厲秦始之法也。師曠曰。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是古之道也。所以不議者。特以其無可議也。且曰不敢作禮樂而已矣。豈曰不議政乎。且所謂庶人者。謂民也。非謂君子也。君子不非其大夫。則不議政可知已。然是禮也。非法也。禮者君子所守也。法者上之所立也。犯法者有罪矣。不知禮者豈有罪乎。仁齋蓋不

知禮法之分焉。

祿之去公室。鄭玄曰。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仁齋刪爵祿字。非矣。政逮於大夫。謂大夫相及擅政也。友諒。諒良同。如子諒之諒。友直則聞其過。友良則觀其材。友多聞則廣其知。便辟。馬融曰。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善柔。馬融曰。面柔也。便佞。鄭玄曰。便辨也。謂佞而辨也。古文辭必須古註而明矣。便辟當去聲。便佞。說文引論語作諛佞。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皆音洛。陸氏音五。教反。非古音。節禮樂。益禮樂皆有節。以節我身也。何晏曰。動得禮樂之節。得之矣。驕樂。孔安國曰。恃尊貴以自恣。佚遊。王肅曰。出入不節。宴樂。孔安國曰。沈荒淫瀆。朱註。佚游則惰慢。是失游字矣。沈荒淫瀆。謂酒酒色也。三友三樂。朱子必欲相對。泥矣。

侍於君子有三愆。弟子之禮也。事師事父兄。以此事君則否。曲禮曰。坐必安。執爾顏。卽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又曰。長者不及。毋僂言。卽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也。又曰。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卽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也。皆以先生長者言之。故知爲弟子之禮也。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是言

及之而不言也。哀公問有孔子遂謂曰者三。是言未及之而言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貌之。勿視其巍巍然。是未必見顏色也。故知非事君之禮也。

君子有三戒。雖聖人亦然。聖人非達磨。豈漠然若木石哉。故曰君子有三戒。所以言君子者。通上下也。朱子曰。以理勝之。范氏曰。養其志氣。皆不知先王之道矣。書曰。以禮制心。是先王之教也。

君子有三畏。畏與恐。恐不同。恐。恐者。恐患於禍患之來也。畏者。威之轉音。如明威作明畏。可以見已言在彼者之可畏也。故畏敬二字。意相近矣。如子畏於匡。

亦可畏者在彼也。世人或不知之。故詳焉。何晏註大人卽聖人。按易曰。利見大人。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大人虎變。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孟子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是皆兼位德以言之。而重在德。孟子又曰。說大人則藐之。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左傳曰。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是皆以位言之。如此章。則重在德。觀於小人狎大人。則豈專以位乎。間或有群小無知狎其君上者。是其君上所使彼阿其意爲之。故非小人皆然。

焉。蓋大人以當世言，聖人開國之君也。以往世言，故曰聖人之言如聖人之法，乃國家之典也。孰不遵守者，故特曰畏聖人之言耳。大德之人，不必皆聖人。他日論定而後識其為聖人矣。何晏即之亦非矣。不啻何晏後世諸儒皆不知聖人之義矣。古昔王者出征，告諸天，受命于廟，受成于學，還亦獻馘于學。凡大事皆然是尊天尊祖宗尊聖人。先王之道為爾，此不言父母宗廟者，不可以畏言。且雖非君子，亦知尊祖先也。後儒不知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故其論君子不知歸諸先王之禮，豈孔子之意哉。畏天命，何晏曰：順

吉逆凶，天之命也。可謂盡已仁齋言吉凶禍福而不言順逆，故足為君子之喪乎。且天命不啻吉凶禍福。天命我為天子，為諸侯，為大夫，為士，故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事皆天職也。君子畏天命，故於其道也莫不盡心竭力已仁齋之所不知也。朱子以付畀之重言之。然又曰：天所賦之正理，雖微窺是意，然為理所囿，悲哉。夫自思孟言知天而後，儒欲知天，或曰天理也，或曰天無心也，豈非不敬之甚邪。聖人尊天之至，唯曰天知我而未嘗曰知天焉。思孟亦言知性之為天畀而未嘗論天為何物焉。後儒扭見莊列等書，乃

其心傲然而謂天不足敬矣。道之所以不明也。殊不知先王之道。敬天爲本。聖人千言萬語。皆莫不本於是者焉。詩書禮樂。莫非敬天。孔子動言天。先王之道如是矣。君子之道如是矣。段如湯武放伐。萬世之後。不釋然於學者之心者。此義不明故也。湯武奉天命而行之。亦奚疑哉。孟子所以謂一夫紂者。以明民之所棄。卽天之所命也。非惡紂之惡也。祇好辨之至。其言激烈。遂致主意不明已。故明於敬天之義。則先王之道如指掌。是所謂禘之說也。學者其潛心諸。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其所見近小故也。天道恢恢。不

若人事之易見。故其意以爲不如盡心。人事之爲勝焉。大氏後世學者。以盡人事與知天命並言。皆小人之歸哉。何則。古之務人事者。本於敬天焉。故古之人未有天人並言焉者。敬天故也。自思孟好辨。以天人並言。而後敬天之義荒矣。學者其察諸。抑大人亦其所見近小。故見崇高而畏之。喜才諂而用之。所以不知大人而狎之也。以聖人之言爲迂。亦豈非所見近小之故乎。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亦未知脩己之誠本於敬天已。

生而知之者上也。卽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上謂上智

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如孟子困於心，衡於慮之困。仁齋曰：事勢窮蹙，以困於心，不知措辭者，是豈可以事勢言哉？以常語困窮相連，故作窮蹙解，非矣。如困倦困頓，皆謂力窮也。已之智力窮竭而後知不可不學，是謂困而學之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下謂下愚也。言民之所以為下也，非謂民有四等是為下也。後儒多不知民字。古者學為士，進於民焉。民之不學，其常也。故君子不以其不學而棄之矣。故曰：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此言，謂除上智與下愚之外，皆不可

不學也。子思中庸三知，與此殊義。朱子一之，非矣。蓋人有四等，而子思三之，故知非此章之意也。

忿思難。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易曰：君子以懲忿。是思難也。見得思義。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也。君子有九思，皆謂思惟之也。視思其所以明聽，思其所以聰。色思其所以溫，貌思其所以恭。思如何言之而後得忠，思如何為之而後得敬。思如何問之而後得析疑，忿則思其能招難見得，則思其或害義。後人不知思字，多作念頭解。故詳之爾。仁齋以此而譏朱子持敬之非。然朱子亦有窺先王敬天

論語集注
卷之四
之義而不知本諸天。是朱子之失也。仁齋謂敬唯在
事者不知先王之道者也。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又曰。我未見好仁者。惡
不仁者。此言見其人矣。仁與善或有間也。然有時乎
或曰見之。有時乎或曰未見。皆教之術也。萬世之下
未知孔子誰為言之。則不必深泥可也。且孔子門人
蓋有之矣。然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其於門人皆以
先王之道期之。故曰見其人矣者。不難之辭也。隱居
以求其志。志謂古志記也。求云者。謂求先王之道於
其書。孟子所謂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是

也。舊註以為心志之志。殊為不通。行義者謂仕也。子
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達其道者。達其道於天下
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者。難之辭。皆勸門人從
事仁也。孔子嘗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則顏子蓋其
人也。而此言未見其人者。勉它人辭已。後儒不知聖
人之善誘。徒謂孔子真未見焉。亦詩學不傳。人不知
言語之道故也。且後世儒者。專尚知見。以論優劣。分
錙銖為務。遂以此視孔子。豈不悲哉。如仁齋先生。以
此章為夫子泛論當世人材。而不及其門人者是也。
夫七十子之徒。與聞此言者。皆以孔子後言為志者。

也使其見用於當世亦當世之伊呂也如其德之優劣千載之下孰能知之區區求諸殘編而或曰唯顏子當之或曰遺曾冉閔者過也可謂無益之論已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德即得字以音誤焦氏筆乘曰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得立崔子猶為政而景公莫之問也觀其一再為晏子感慨悲傷欲不死以長有齊而其死也泯然無復聞焉孔子有感而嘆之以為彼棄國如齊夷者獨何人哉彼其所以千古不朽者非以富貴也得之

子亦有異聞乎當時學者之汲汲於道也對曰未也未也者謙辭對長者之禮也非謂實無之也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仁齋先生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故古者易子而教得之蓋孔子不知其既未學詩禮則其不躬教可以見已朱子以為無異聞尹氏以為無異於門人皆非也孔子嘗曰予不得視猶子也是孔子之於門人視猶子也父子之親天性也孔子之愛子誠當深矣門人如顏子乃比諸子是亦親親之推已至於教之道則有至焉有不至焉故有其子不與聞而門人聞之者然門人亦有親疎久近之分則豈一

槩而施之乎。是孟子私淑艾。後儒所以失其解也。詩書者義之府。而詩又悉人情。凡言語之道。詩盡之矣。故學詩則可以言也。禮樂者德之則。而禮又事事而立之防。凡先王之道。禮盡之矣。不知禮則無以立於君子之間。三代之世。為爾故學禮則可以立也。朱註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喜作儷辭。欲以明其義。言有所局而義不得。豈是果何意哉。仁齋曰。孔門之教。無先於詩禮。而其所言皆在庸言庸行之謹。所謂庸言之謹者。於詩何之有。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吳棫曰。或古有之。或夫子

嘗言之。不可攷也。陋矣哉。載在禮記。則謂得其所焉。載在論語。則云爾。凡周之禮。載記諸書所載。皆孔子言之。而後門人得書之者耳。孔子而前。何嘗有書。且也。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謂無隱先王之道也。故當時門人。於先王之禮。於孔子之言行。無復差別於其間焉。豈如後世。謂是為某語錄者比乎。

論語徵辛

論語徵義

日本 物茂卿 著

陽貨章朱註義也禮也欲其稱也不終絕也理之直也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仁齋先生曰似則似矣然若聖人之德之大欲言言而論句句而議焉則是欲以昭昭之多而觀天一撮土之多而量地也零碎支離多見其愈鑿而愈遠矣二說或一道也不可執一而廢一焉何則仁齋以不為己甚為之解是信孟子者也孟子亦對伯夷柳下惠云爾若固執其說則天下百孔子矣是不為己甚可以贊孔子而未足以盡

孔子也。則所謂昭昭一撮欲量天地者，亦誰執其咎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雖陽貨猶能為此言。三代之士大夫風流可觀，乃先王之詩教也。又揚雄謂孔子敬所不敬，誦身以信道。龜山謂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誦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朱子采之，夫古所謂道者，謂先王之道也。孔子雖曰桓魋其如予何，然亦微服過於宋，恐文之喪也。豈非誦身以伸道，邪道外無身，身外無道，亦謂其行合於先王之道也。其在孔子固矣。孔子之於陽貨，豈外道哉。所指各異，而龜山不解子雲之言，且果其言之是乎。則孔子當以孟

子待王驩者待陽貨，是孟子耳。豈可以論孔子哉。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者性質也，人之性質初不甚相遠，及所習殊，而後賢不肖之相去，遂致遼遠也已。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得之矣。然孔子之心實在勸學如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正與此章相發焉。上即上知，下即下愚。學知困學，乃指常人。故習誠有善惡，而孔子之意專謂及學而為君子，而後其賢知才能與鄉人相遠已。未嘗以善惡言之也。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亦同意亦

論語集注
不過於韓愈詩所謂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耳。後漢黨錮傳引此而曰。言者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可見漢儒相傳之說。已自孟子有性善之言。而儒者論性。聚訟萬古。遂以為孔子論性之言。而不知為勸學之言也。蓋孔子沒而老莊興。專倡自然。而以先王之道為偽。故孟子發性善以抗之。孟子之學。有時乎失孔氏之舊。故荀子又發性惡以抗之。皆爭宗門者也。宋儒不知之以本然。氣質斷之。殊不知古之言性。皆謂性質。何本然之有。

仁齋先生辨之者是矣。然仁齋又以為孔子孟子其旨不殊焉。其言曰。人之性質。剛柔昏明。雖有不同。然而至於其有四端。則未嘗不同。譬之水焉。雖有甘苦清濁之異。然其就下則一也。故夫子以為相近。而孟子專以為性善。可謂善解孟子者已。然孔子之意。不在性而在習。孟子則主仁義內外之說。豈一哉。且孔子以上知下。愚不移。而孟子則人皆可以為堯舜。則孟子亦豈非以理言之邪。大氏孟子之言。皆與外人爭者。豈可合諸孔子哉。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或以為子曰字衍也。是原思以

二語相發。故連記之。豈必一時之言哉。它章亦有若
是者焉。豈可拘哉。下愚謂民也。下愚之人不能移。則
以為民而不升諸士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以學習所不能移也。初非惡其愚焉。又唯言其
愚不可學耳。未嘗以善惡言之矣。何則。以知愚言之。
而不以賢不肖言之也。如程子以自暴自棄論下愚。
大失孔子之意焉。蓋自有孟子性善之說。而學者以
善惡見之。遂曰。習有善惡。而至於以下愚為桀紂之
徒焉。又自孟子好辨。而學者率以言語為教務。欲以
言語化人。一如浮屠。至有不可得而化者。則以下愚

目之矣。又其意謂聖人可學而至焉。氣質可變而盡
焉。以此立說。則至此章而窮矣。故遂以自暴自棄目
下愚。其心謂下愚不移。非氣質之罪也。其心之罪也。
是皆坐其不知先王之道。又不知古之教法。故失孔
子當時之意耳。蓋移云者。非移性之謂矣。移亦性也。
不移亦性也。故曰。上知與下愚不移。言其性殊也。中
人可上可下。亦言其性殊也。不知者則謂性可得而
移焉。夫性豈可移乎。學以養之。養而後其材成。成則
有殊於前。是謂之移。又謂之變。其材之成也。性之成
也。故書曰。習與性成。非性之移也。學者察諸

弦絃古字通用。割鷄焉用牛刀。蓋微言也。子游之宰武城。必有急務也。而子游不知也。禮樂之治。徒循常法。幾乎迂矣。然其事必有不可顯言者。故孔子微言爾爾。及於子游。猶尚弗悟也。孔子直戲其前言。而不復言其意耳。蓋魯公室弱。而三家強僭。其在當時。必有不可得而言者。然今不可知其為指何事爾。吳有子游祠。則子游亦終有悟於孔子之言。遂不終為魯臣而去歟。後世詩學弗傳。則人莫知孔子多微言也。則以為驟聞而深喜之辭。深味其言。豈全無意謂者哉。禮樂仁之術也。故君子學之。則愛人。禮達而分定。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小人學之。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漢時傳授。未失其真者。如此焉。後人以當然之理為道。遂刪之。悲哉。

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何晏解也。興周道於東方者。尊王室以號令天下。管仲之事也。而抑三家不足道矣。後人或執孟子以仁義治邦為說。則何必言周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亦問行仁政也。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非謂行此五者即仁也。欲行仁政於天下。必行此五者。然後仁可得而行也。故為仁與克己復禮。

論語集注
為仁同義。訓為為謂者非矣。蓋必人不侮焉。衆歸焉。人信任我焉。為事有功焉。使人而人不怨焉。而後仁政可得而行也。非有此五者。則欲行仁政不可得也。子張才大。故孔子以行仁於天下告之。孔子以天下告者。惟顏子子張耳。師過高不及。豈非才大乎。所以曰過猶不及者。謂各有所長短也。傳先王之道于後世。則子張不及。子夏焉。至於子思孟子。皆以議論與天下之人爭。故動曰天下天下焉。後世狃見其言。而謂孔子亦爾。殊不知孔子之言天下者。自有意謂也。朱子不知之。曰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可謂窘

已。

吾豈匏瓜也哉。古來以為苦匏。焦弱侯獨以為星名。得之廣雅曰。匏瓠也。瓠即壺盧。豈分甜苦。詩匏有苦葉。其葉苦已。豈足以為苦匏之證乎。且所謂繫者。如日月星辰繫焉之繫。以為星名。則得。以為苦匏。則不得也。且以苦匏為喻。鄙俚之甚。以星為喻。如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三代以上。七論士大夫。雖閭巷兒女輩。能識星緯。故時俗有是諺。而孔子引之。豈不然乎。石氏星經。史記。隋書。或曰瓜瓠。或曰瓠瓜。或曰匏瓜。其星近須女。須女賤女象。

掌果蔬。蔬菜事。凡星皆以類相從。匏瓜乃匏與瓜亦為蔬。蒞總名象以命之。已蓋在古言。匏瓜當為二物。以為苦匏則為一物。是後世之言耳。故知焦說為是也。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得之。朱子曰。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果其言之是乎。則孔子之往為舖餒也。仁齋先生曰。夫子昔者所言。即君子守身之定法。篤信者或能焉。然未盡仁也。夫聖人之視天下。猶己之身。視其疾苦。猶己之遭焚溺。苟有善意以嚮之。則豈拒其召也哉。若拒而不答。則是善自我絕。而幾乎

棄絕天下矣。可謂仁哉。夫人生斯世。當為斯世之用。若生斯世而無資於斯世。則曾草木之不若。豈足為學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而門人於弗擾佛盼二章。皆記其欲往而不記其卒不往者。蓋示人以夫子仁天下之心。而其不往者不暇論焉。有味乎其言之。六言六蔽。蓋古語也。其它如請問其目。行五者於天下。三樂。三友。三畏。三愆。古人以條目教之。以條目守之。其為實學。可以知己。後人輒欲以一槩之論通之。不務實故也。是蓋其意以一貫為大小大事。自謂使我在孔子時。必與聞之。而發其所自得。一貫之說。以

教學者耳。豈不妄哉。六言之蔽。皆在不好學。而泰伯
篇直之。絞勇之亂。皆以無禮言之。蓋古之學。謂詩書
禮樂。以學先王之道。而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則
其所以成德者。專在禮樂焉。故曰。禮樂得於身。謂之
德。是以此以不好學。彼以無禮。其旨一也。仁之愚。朱
子曰。若可陷可罔之類。得之。蓋如子產之。以其乘輿
濟人於溱洧。文帝之。以笞杖易肉刑。是也。何則。肉刑
猶得生。乃有死於杖下者。豈非愚哉。仁齋曰。仁者愛
人。然不學以照之。則柔而無斷。如婦人之仁。是專以
學為知之事。以仁為慈愛。可謂不知仁。又不知學已。

知之蕩。朱子曰。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得之後。儒掃
禮樂鬼神而一歸于理。亦蕩已。大氏知者。象天。仁者
象地。故其蔽也如此。信之賊。謂任俠之輩也。說者徒
以害道敗事為解。可謂不得其解已。剛之狂。孔安國
曰。狂妄抵觸人。得之。朱子曰。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
體。則勇剛一也。殊不知六言本言六種德耳。德以性
殊。故有多品。然必學以成之。然後可以為德。當其未
成德。則性之所近好之已。勇謂其勇往之氣。剛謂性
不柔順。本自不同也。仁齋曰。六者必待學問。而後救
偏補弊。能成其德。此後世議論已。殊不知學則納身

於先王陶冶之中矣。人苟能納身於先王陶冶之中，以養其德，則仁知信直勇剛皆成其材，足以有用焉。不必救其偏補其弊也。辟如推鑿刀鋸各有其用已。詩可以興，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鄭玄曰：觀，風俗之盛衰。後漢去前漢未久而孔說非鄭所能及也。何況朱子乎。大氏詩道性情，主諷詠觸類而賦，從容以發言，非典則旨，在微婉繁繁雜雜，零零碎碎，大小具在，左右逢原，故其義無窮，大非它經之比焉。然其用在興與觀已，興者從其自取，展轉弗已，是也。觀者默而存之，情態在目，是也。朱註感發志意者，觀也。

非興也。考見得失者，僅其是非之見耳。安可以盡觀之義乎。凡諸政治風俗世運升降，人物情態在朝廷，可以識閭巷，在盛代可以識衰世，在君子可以識小人在，在丈夫可以識嬖人，在平常可以識變亂，天下之事皆萃于我者，觀之功也。書為聖賢大訓，而禮樂乃德之則，苟非詩為之輔，則何以能體諸性情周悉不遺哉。及於興以取諸則，或正或反，或旁或側，或全或支，或比或類，不為典常，觸類以長，引而伸之，愈出愈新，辟如繭之抽緒，比諸燧之傳薪，取自我者可施天下焉，是興之功也。禮樂典誥教法不渝，若不有詩以

為之輔。則何以能應酬事物變化莫盡哉。此詩之用。全在是二者也。可以羣。可以怨。皆所以用詩之方也。群。孔安國曰。群居相切磋。怨。孔安國曰。怨刺上政。蓋此二者。皆以興觀行之。無事則群居切磋。諷咏相為。則義理無窮。默而識之。則深契於道。此非羣乎。有事則主文諷諫。或唱酬相承。以引之者。興也。或不言而賦以示之者。觀也。言者無罪。聞者不怒。此非怨乎。朱註和而不流。怨而不怒。皆無關於詩焉。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皆以興觀群怨行之。至於多識。乃其緒餘。舊註盡之。

馬融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向墻而立。朱子曰。周南召南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墻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仁齋云。二南之詩。皆言盛周王化之所及。而脩身齊家之事。無所不備也。苟不讀二南。而知先王風化之盛。其何以能除我鄙陋之氣。而造夫廣大之域。故曰。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蓋幾夫苟安於目前之小康。而不知聖世之大同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關雎耳。二南何帝脩身齊家之事。朱子為不曉語意矣。脩身齊家之

事。豈二南所能盡哉。小康大同。不識措語。仁齋亦失之矣。蓋書曰。不學牆面。故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者言其不學耳。古之學。詩書禮樂。而詩禮為先。二南亦為詩之首。故孔子云爾。且君子生於周世。則學周家先王之道。以成其德。得為周家君子。而二南實可以見周先王教化之盛。自家而國。以及天下焉。故周世學問之道。必由斯始。已後世儒者。徇佛老之習。誤謂學以成聖人。而不識學以成當世士君子。故所見皆後世窮措大解。如此章。不為二南之為牆面。皆不得其解。妄言云云。可醜之甚。

禮以玉帛云。樂以鐘鼓云。皆其大者也。故此章孔子為人君言之。蓋先王禮樂之道。施於已。則以此成其德。用於人。則以此成其俗。先王之所以施不言之教。成無為之化者。專在此焉。然世之人。君不識此。而徒以悅耳目之具者。衆矣。故孔子有此言也。馬鄭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是此章所主在人君。故此解得之。朱子以敬和言。程子以序和言。皆其家學。徒言其理。而遺其事焉。且敬序和。豈足以盡禮樂之理哉。至於程子云。盜賊亦有禮樂。真亂道哉。夫三代以下。所無而謂盜賊有之可乎。是其意極言禮樂不可須臾離。

之意耳。然其人不尊信聖人而吾欲以言語喻其人，豈可得乎？要之聖人者不可得而及之矣。故尊信其道而奉之，必有是心而後可得而教之焉。乃欲向不信之人而以辨言俾其信之，是孟子以後之失也。色厲而內荏，是主色而言。謂色莊而內不莊也。不言心而言內，故知其主色而言也。仁齋乃謂色欲溫心欲剛，謬哉。剛誠美德，然好剛而不好學，其蔽也狂。未聞古有心欲剛之言焉。仁齋昧乎辭而造是言，豈非理學之弊乎？

鄉原。朱子據孟子為之解，引荀子証原之為愿，可謂

善解已。何周云云，蓋未睹孟子耳。德之賊也，謂賊德也。言賊害有德之人也。蓋鄉原似有德而非有德，一鄉之人皆以為善人，是足以亂有德之人，則亦能妨害於有德之人，故云爾。

道聽而塗說，謂口耳之學也。道塗亦喻耳。馬融以為道塗之傳說，亦不識言語之道矣。德之棄也，謂棄德言也。德言者，謂有德人之言也。古者受諸師學而得諸已，驗諸其行，然後言。孔子曰：有德者有言。古之貴德言也。口耳之學，雖無所得於已，亦言之。至於不得於已而言之，則無不可言者。是人聘其知辨，粲然可

聽故有德之言。由此見棄也。朱子曰：雖聞美言，不為已有，是自棄其德也。可謂失於辭已。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何晏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可見古人解有所本已。蓋孔子時俗言：何晏時猶在楚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為。朱子曰：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可謂深切痛快已。靳裁之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

夫也。是後世之論也。左傳曰：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古語也。孔子亦唯言求富貴之失，而未嘗及功名。觀其取管仲，可以見已。道者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己，是所謂道德也。其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己，亦將以用之於世。故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豈無用之謂哉。後世內聖外王之說，淪於人心腑，而後道德與功名判焉。如孔子時，亦豈無求功名之失哉。然孔子不言之者，功名之不可棄也。故靳裁之之言，亦獨善其身者之言也。其所謂道德者，亦非古所謂道德矣。學者察諸。

或是之亡也。或者有也。亡無通。或是之亡也。者無有是也。古之狂也肆。包咸曰。肆極意敢言。此解本於孔安國。妄抵觸人意。今之狂也蕩。孔安國曰。蕩無所據。是亦謂世衰而禮廢也。朱子曰。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乃誤解子夏之言者。子夏豈以狂者為至哉。理學之失。名不當物者如此。夫古之矜也。廉馬融曰。有廉隅。是別於廉潔之廉。然如老子廉而不劌。古唯謂廉隅耳。稱不欲為廉。蓋後世之言耳。論語中言不欲者。即後世之廉也。矜。本矜莊之矜。美德也。未有以為狂愚之類者矣。蓋矜即捐。捐或作環。或作矜。古

字通用耳。如鰥矜通用。蓋捐或由鰥轉用。老而無妻亦自守大過者所為也。今之矜也。忿戾。孔安國曰。惡理多怒。惡理或漢時言。或有脫悞。

惡紫之奪朱也。此一句譬喻。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即告顏子放鄭聲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即告顏子遠佞人也。聖人之道。禮樂而已矣。故惡此二者焉。學者多以利口之覆邦家為變亂。是非是誠然。然所謂是非者。苟不以禮為據。將何所底止。故後儒益辨是非。而是非益不定矣。學者察諸鄭聲之亂雅樂。亦其可娛人耳者。過於雅樂。故聖人惡之。故之。

予欲無言。朱子有見乎高妙也。故曰：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仁齋有見乎平實也。故曰：學者專貴言語，而不知貴實德。故夫子發此以警之。殊不知此章本為教而發也。教者謂禮樂也。夫學者既知貴聖人，豈以言語觀孔子乎？故朱子說非矣。又若仁齋之說，則非夫子不欲言，而欲學者之無言。故夫子姑以是警之耳。且所謂實德者，苟非言以教之，則何以能知之行之而成其德乎？則學者之惑益不可解焉。孔子時語意必

不若是矣。何晏曰：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此古來相傳之說。故其言雖淺乎，反得孔子時意焉。蓋先王之教禮樂而已矣。其意以為言之為益少也。故以禮樂教之。及孔子時，禮樂存而人不識其義，故孔子明其義以教之。於是乎學者皆以為義止是焉。豈知言之為益少也，不可以廣包莫所遺也。孔子舉一隅以言之耳。及於或稍深切其言，以詳悉之也。學者愈益以為義盡是焉，而不知其猶塵墮乎一端也。害生於是焉。故孔子欲無言。明禮樂之義，不可以言盡也。觀於子貢小子何述焉，則孔子為教而發者審矣。夫禮樂

事而已矣。莫有言語亦其尊先王如天故引天以明其不待言而可默識之也。夫禮樂之教至於默而識之其義莫有窮盡也哉。噫二先生之不知道一低一昂簸弄聖人之道。以至使學者莫所準則者。豈不悲哉。朱子又謂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是亦謂其相近耳。彼以已言之。故不引天。此以先王之道言之。故喻以天。孔子尊天至矣。尊先王之道至矣。豈以天自喻乎。孺悲欲見孔子。程子引孟子不屑之教誨。為是不屑之教誨。孟子蓋傳孔門之義云爾。

孔子時當革命之秋。孔子之道大行於天下。必改禮樂宰我之智。蓋窺見其意。故有期可已矣之問。是非已欲短喪也。言若制作禮樂則期可已矣耳。不然三年之喪。先王之制也。當世之人。遵奉而不敢違也。况宰我之在聖門。豈無故而有此問乎。宋儒好自高而輕詆人。止論已仁齋先生怪其孔門高弟而有此問也。乃曰。其必在於具慶之日乎。是不得其解而為之回護者也。夫禮者緣人情而作者也。故孔子曰。安則為之後。儒不知道。故以為深責宰我。可謂謬矣。宰我曰。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可

見孔子時禮樂至重耳。故宰我不以它而以禮樂。若後世儒者何有此言乎。鑽燧改火。仁齋曰。今詳本文。明是一年一改火。而非四時各變火。則不可專據周禮以解此章也。是仁齋執一部論語而不信它經。言教至孔子而斬新開闢。而輕先王之道。故作是言耳。且周禮司燿氏。但有變火之文。而春鑽榆柳等說。鄭玄不言。但引鄭司農。何晏亦引周書。按正義。鄒子周書其義為一。則其為鄒衍等所創。亦未可知也。且其意以為一改火者。豈清明之日邪。本文曰。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則十二月死者。三月

改火。輒除喪邪。春夏死者。九月穀升。輒除喪邪。本文唯言農時一周改火一周。以明期可已之義耳。亦昧乎辭之過也。仁齋又曰。稻糯也。穀之甚美者。殊不知在田曰稻。刈獲曰禾。去藁曰粟。去殼曰米。米而未舂曰糲。已舂曰梁。皆一物也。而稻為糯。粟為秫。類梁為粟中一種。皆後世鑿家之說。非古言矣。仁齋又曰。夫子於父母有所怙恃。乃得生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苟能知子生三年。然後克於父母之懷之意。其誰有疑於三年之喪。而聖人制為三年之喪者。蓋取纔足以報懷抱之恩爾。豈以此為足盡其報親之道。

乎。夫子之言甚明白矣。禮家以為聖人特為之中制者。蓋臆說也。仁齋可謂不識禮。又不識中矣。夫三年之喪。以盡子之哀。聖人之心。以此為足以報懷抱之恩。則豈不過乎。然孔子所以云爾者。迺禮之所取于類。為爾。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是制禮之意也。且所謂中者。謂聖人為民立極也。故漢儒解極為中。極者謂聖人立此而俾民守也。宋儒不識是義。乃取理其臆。而欲睹夫無過不及意。仁齋亦爾。予故曰。不識禮。又不識中也。

樂善生淫。欲漢儒雖笨乎。不失古時意。如此解亦大佳。孔子可謂善識人情已。禮樂之教。亦有此意。博局戲如雙陸。格五類奕圍碁也。孔子此語。必有所為而言之。今老而無世務者。或以此消日。或持念珠稱佛。必合於孔子之心。不然者。皆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相傳丹朱愚堯作碁教之。或以為舜教商均。予則謂豈無是事哉。其處朱均。必當如舜於象。已使有司治其國政。則為朱均者。宜無事事焉。無事事。則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奕以制其心。亦或聖人之術。然焉。自後世賭博盛行。而諸老先生難解之。乃謂甚言。

無所用心之不可爾。以余觀之，博奕猶勝於靜坐持敬者已。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是問以上勇。答以上義，蓋欲其以義裁勇。故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皆謂素有勇者也。仁齋曰：義者聖人之大用也。大而死生存亡，小而進退取舍，必由是而決。故義以為上，則志有所立，而氣有所帥。此援孟子浩然以解此章，殊不知孟子言義以生勇，自與此章不同矣。且所謂義者，先王之古義也。古曰以義制事，故勇者以義制其事，則雖勇不至為

亂盜也。仁齋乃謂義與勇相似，可謂謬已。勇德也，義道也，豈可為似乎？皆昧乎古言之過也。

惡稱人之惡者，稱揚也。揚言之也。君子豈絕口不言人之惡乎？至於揚言之以播於衆，則惡之。朱子曰：無仁厚之意。仁齋曰：薄也。皆不識稱字之義。居下流，再見子張篇，彼謂身為逋逃藪，辟諸衆流所歸焉。此亦謂身為衆惡人所歸會者。大臣訕上者，冀有以規箴挽回上意也。若其身既為衆惡所歸，湊者是衆所賤也。雖有所謗訕，亦不足以規箴挽回上意。徒以扇動民怨，以生禍亂耳。故不言下位而言下流耳。世人不

解。徒以為居下而訕上。非矣。夫下民怨咨。情之常也。聖人豈惡之乎。稱揚人之惡。居下流而訕上。皆可以增薄俗。害政治。故聖人惡之。勇而無禮者。果敢而窒者。皆必至為亂。故聖人亦惡之。窒。馬融曰。窒。窒塞也。邢昺以為窒塞善道。然此與無禮一類。止當言其人未必言其事。從馬融可也。徼。孔安國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已有。朱子曰。徼。伺察也。然遍檢字書。無此義。徼。僥同。僥。幸亦抄取之義耳。蓋徼。訓伺察。乃朱子以其意為解者。後世之見也。孔子時。猶以政治為道。故善出。謀慮為知。後世則以學問為道。故無所不知。

為知。故訓伺察。非古義也。訓抄為得古意。徼以為知。謂抄取人之嘉謀善慮。以為已知者也。仁齋先生曰。夫子之所惡。是惡人自不知其不善者。其意平也。其惡易知。而無意於惡之者也。子貢之所惡。是惡人自以為善。而其意甚不善者。其情似刻矣。其惡難察。而有意於惡之者也。唯夫子之言。猶天地之易簡而易知。易從。豈不大哉。仁齋此言。真理學者流之言哉。大氏世所謂道學先生。岸其幘。呶吟。以求程子所謂意味氣象者。如此言。豈不鑿乎。殊不知子貢所惡。惡似是而非者。亦與孔子惡鄉原。鄭聲。利口同焉。但孔子

所惡惡害政敗俗者所關係者大焉是仁也子貢所惡惡亂德者所關係者小焉是知也知勇直皆美德徼不孫訐以亂之然比諸孔子所惡者無害政敗俗之事此孔子子貢所以殊己仁齋不知而為之解可醜之甚且自不知其不善者是無意為不善聖人豈惡之乎

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小人細民也女子以形事人者也細民以力事人者也皆其志不在義故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殷有三仁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朱子曰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仁齋曰三子皆忠君憂國不為身嫌故皆謂之仁又曰仁實德也故至誠而不偽至正而不偏皆自慈愛惻怛之心而發三仁當去而去當為奴而為奴當死而死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心而有痛哭流涕之意但去則似於忘君為奴則似於辱身故夫子原其心而總斷之曰殷有三仁蓋為微子箕子暴白其精誠也猶孟子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之意思按三子之行其詳不可得而聞焉在孔子時必有傳其蹟之詳者故孔子知其為

仁而斷之云爾。後世朱子仁齋之徒，皆各以己所見以定所謂仁者，而推言三子之心，必合諸己所見者，以解孔子為仁之意焉。是以其說皆雖可聽，吾未知其果合孔子稱仁之意乎否也。朱子所謂至誠惻怛，仁齋所謂至誠而不偽，至正而不偏，此皆吾所謂各以己所見者也。幸三子之行，其詳不可得而聞焉。則朱子仁齋之說，人不能斥其非是也。然律諸管仲而其說窮矣。故知何晏之說優於二家也。且如仁齋之說，止可謂之忠耳。大氏道學者流，率皆以知道自任，競言古聖賢心中之微，典籍所不載者，豈可不謂之

鑿乎。今且據仁字之義，參以論語之文，比干之死，必在微子去箕子為奴之後也。其所諫，必在用微子箕子之言。而先是微子箕子亦必告紂以保宗社安天下之事耳。夫有安天下之心，而又有安天下之功，謂之仁。管仲是也。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不得謂之仁。有安天下之功，而無安天下之心，莫有此事焉。如三子者，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雖無安天下之功，然使紂從其言，則亦足以安天下。故謂之仁。今之可言者，止於是焉。

柳下惠孔子未嘗以仁稱之。其在論語，以逸民見稱。

曰言中倫。行中慮。此知者事也。孟子以不恭目之。亦知者事也。仁齋味其言。以為非仁人不能言矣。是但以其氣象優游不迫而已。可謂不知仁而強為知之者也。且古所謂知者。其知必於仁。是以肖於仁。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古來以為景公言。而仁齋乃謂孔子言。下文有孔子行。則曰之為景公。曰豈不然乎。昧乎辭而好奇。祇貽人笑耳。

齊人歸女樂。仁齋先生曰。按史記世家。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今據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膳肉不至。

不稅冕而行。而無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等事。竊疑歸女樂與不致膳。本非一時之事。史遷合二事以係定公十四年下者。非也。莊周書亦言孔子再逐於魯。益可証矣。此說亦可備一說。

孔子欲見楚王。蓋聖人之過也。接輿過而歌。其辭若譏。而實所以喻孔子也。門人錄之。見聖人之多助也。後世詩學不傳。遂以為實譏孔子。夫比孔子以鳳。豈譏之者乎。孔子欲與之言。朱註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其意以為孔子欲使接輿知出處之道邪。古之人各行其意。孔子不能強之。漆雕開。何況接輿乎。以為

論語卷三
孔子欲暴已之意邪。天下之人豈可人人而想乎。可謂謬已。孔子之欲與之言亦知其為佯狂而欲與之言也。接輿之趨而辟遂其狂態也。所以遂狂態者不欲使人覺其為佯狂也。接輿必是姓名。或云姓陸名通。接孔子之輿而歌之。安哉。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言天下人君莫有可與有為者。而欲輔何人以變易天下也。以不必訓與訓亦同義。辟人之人本指人君。可見天下皆是亦指人君也。學者多言天下之人皆無道者。非孔子時語意矣。耨而不輟。升庵曰。賈勰曰。古曰耨。今曰勞。

勞。郎到切。說文。耨。摩田器。諺云。耕而不勞。不如作暴。此說與舊說不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亦指人君。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亦謂若使天下人君皆有道。則丘何必欲輔之變易風俗哉。朱註盡之矣。仁齋乃曰。桀溺欲變易天下。聖人不欲變易天下。又曰。天下有道。猶曰人之有道也。言天下自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吾以斯人而治斯人而已。何用變易為。可謂昧乎辭已。凡諸書。天下有道。邦有道。無道皆以人君言之。而所謂道皆先王之道。且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聖人何嘗不欲變易也。仁齋之言。一如未嘗讀書者何。

其曰天下自有道者。本諸中庸道不遠人。而中庸亦指先王之道而言。吁。好奇之失。一至于斯歟。按蔡邕石經。孔丘與下。無曰是也三字。覆下無而。子路下無行。夫子作孔子。憚作撫。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朱註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失之。蓋言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者。皆為夫子。子以何人稱夫子也。子路曰。鄭玄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朱註因之。而又曰。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竊疑孔子使子路述其意。何必然也。福本

似是。按蔡邕石經。植作置。古字通用耳。

虞仲。朱註以為太伯弟。仁齋先生以泰伯死。仲雍繼立。又生於伯夷之前。而疑其稱逸民。列諸叔齊之下。為是。朱張或謂荀卿所謂子弓。非矣。荀卿以孔子子弓並稱。而為聖人。則為仲弓也。非朱張也。言中倫行中慮。蓋其言行暗合聖人之倫慮也。倫字見詩正月。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又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又曰。樂行而倫清。是必古言。未審何謂。朱子乃曰。倫。義理之次第也。如此解書。豈有不可解。

者乎。可謂胡說已。竊意如不相奪倫是樂有倫。蓋絲以絲終始。竹以竹終始。匏以匏終始。歌以歌終始。各有條理而不紊。是倫也。如人有五倫。蓋父子有父子之道。君臣有君臣之道。夫婦有夫婦之道。不可得而同。是所謂倫也。道不可一槩論矣。有通於一切者。又有不通於一切者。如可則仕。不可則去。是君子之大義。通於天下者也。如柳下惠之言。乃非君子之大義。焉。然先王之道。亦有若是者焉。辟諸小德之川流。豈是之謂邪。又曰。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亦未足以稱柳下惠少連矣。蓋慮者委曲以行。不以直

遂也。古聖人之行。亦必有時乎有之。如孔子之於陽貨。是也。柳下惠不直義以行。乃委曲以合乎道者。亦暗合於古聖人之慮也。其斯而已矣。言自此之外。別無可稱者也。孟子以柳下惠為聖人。其過可知已。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其言莫有可取者矣。但其所以隱居者。在潔其身。是合於古聖人之道。故曰身中清。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可見潔身者亦古聖人之一德也。唯潔身而已矣。言行皆無可觀。故不曰行而曰身。然其所以廢絕若是者。亦合於聖人之權。故曰廢中權。我

則異於是者。此時孔子隱居不仕，故引諸逸民而明其所以異也。無可無不可者，朱註引孟子非也。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孟子以孔子對伯夷、伊尹一出一隱言之，言其不拘一端也。而所謂可字，以義之可否言之，豈可以解此章乎？又如聖之時者也，亦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皆非此章之意矣。此章之意，伯夷已下七人皆道不可行而隱矣。孔子則異於此焉。道大德宏，故在孔子則無道不可行之世也。故孔子之仕，非必以道可行也。其隱亦非必不可行也。晨門曰：知其不可而

為之者，與孔子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凡此不可，皆以道不可行之。與此章可不可同義。學者察諸按蔡邕石經，其斯而已矣。作其所已乎，則已以同言惠以之也。

亞飯三飯四飯，升庵引白虎通而謂王有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殊不知亞飯之亞，如亞獻之亞。每食皆有亞飯三飯四飯而升庵以四食配四飯，可謂謬矣。特牲饋食禮曰：尸三飯告飽者三，合為九。故鄭玄謂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三飯十五飯。賈疏謂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則士之祭有亞飯三飯而

論語集注 卷之七
大夫以上當有四飯。今有亞飯而無初飯，則知初飯不須侑也。亞飯三飯四飯為祭，奏樂侑尸食之，官者審矣。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未穩。韓愈筆解：施當作弛。朱註曰：陸氏本作弛，福本同。今且從之，祇其解曰：弛，遺棄也，非矣。韓愈曰：不弛慢為是，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安國曰：以用也。

周有八士。包咸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爾邢昺曰：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以為宣王時。升庵引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百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適也。則八士皆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張橫渠曰：記善人之多也，是或然矣。蓋與殷有三仁同辭，然是於論語無干。意者古人一二言欲記之，乃記諸論語篇末空處。如此篇周公以下及邦君之妻章，色斯舉矣章是也。後人尊其師傳，故併傳之耳。四乳生八子，亦以伯伯仲仲叔叔季季相並云爾。然世亦有是事，豈足怪乎。且今俗惡雙生，必救其一。原諸

人情雖古亦然。觀於此則其風少弭邪。子之所以
貴博物也。

論語徵士

論語徵癸

日本 物茂卿 著

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皆謂思而求之也。如之
而當合於義。如之何而當合於敬。如之何而當合於
哀。是思也。義也者先王之義也。敬也者先王之敬也。
哀也者先王之哀也。後儒短見。思作念頭解。義敬哀
皆取諸臆。非孔門之意矣。
執德不弘。德者性之德也。弘者謂養而大之也。人各
異德。性所近焉。貴乎執而不失。故曰據又貴修而崇
之。故曰弘。信道之篤。德之所以弘也。然道在彼而德

在我故析言之

嘉善而矜不能善對不能指人之有善行者言之善猶能也仁齋曰嘉善則學進似指善惡之善非矣尊賢而容衆是大綱容衆之中又能嘉善而矜不能已蓋子張之言與泛愛衆而親仁合朱註議其過高非矣仁齋先生非之是矣大氏論語記諸子問答者皆答者為是記者之意爾包咸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孰謂新註勝舊註也如朱子以大故尚也損友當遠議之可謂吹毛求疵已必以此心求之孔子之言亦有失於偏者故君子學貴博惡執一而廢

百豈子張之失哉讀者之失也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朱註小道如農圃鑿卜之屬得之何晏以為異端仁齋因之然諸子百家子百時所無雖然當今之世諸子百家應作如是觀雖佛老必有可觀者焉

日知其所止月無忘其所能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邢昺曰止無也後儒因之然一章之內不容止無兩用故止者失也日知其所止失者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曰日者言其自省之亟也日月者要其成之辭孔子曰溫故而知新以教人者言之

夏祇以學

者言之。故語溫故而不及知所也。後儒之深也。必欲一言而兼盡焉。其失率爾。

博學而篤志。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是訓志為記。蓋志先而學後。今先學於志。故云爾。朱註殊失其序。不可從矣。切問。何晏曰。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未見切字之義。近思。何晏曰。思己所未能及之事。非矣。程子曰。切問。近思在己者。亦非矣。蓋切問如切磋之切。謂逼切出之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古之教法。故師之答於弟子。不盡言之。使思而自得之。是以弟子之於師。苟有所未喻。則以言語左右逼切。以觀其

意嚮所在。如宰我井仁。子貢為衛君之問。皆然。又如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則或問以儉。以知禮。豈不然乎。及於後世。師聽其言語。欲弟子之遽信。而古之法泯焉。朱子又不得切磋之解。古言遂不可考耳。近思謂不忽近而思之也。如舜察邇言。意師之所答。或似卑近者。亦當思之而不忽也。仁在其中矣。如孔子是亦為政之意。子夏此時不仕。從孔子而學焉。所學皆先王安民之道。故其自言如是。仁與學殊。然士之所以行仁於世者。必由學而得之。故曰仁在其中矣。後儒不知仁。故其解皆失之。夫博學而志。則先

論語集注卷之四
之道可舉也。切問而近思，則其所以才。諸身者至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亦此意。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言不用其力也。亦孔子何有於我哉？意學者詩書禮樂以學先王之道也。致者使先王之道自然來集也。百工之居肆，自不知其技之所以巧者焉。君子之學亦然，亦自不知其道之集于我焉。主意在百工，不可不居肆。君子不可不學也。朱子以致為極，昧乎字義矣。亦以不於外誘當知所務為說，抑亦未已。

小人之過也必文，小人本謂細民也。細民之過可得而文，以其在鄉黨閭巷之間，人孰知之也。君子本在位之稱，顯顯君子，邦家之望，其過如日月之食，過則人皆知之。故君子之過不可得而文之，日月亦有食之。君子何必無過？改則衆皆仰之，故改之為貴。雖在上位，其猶為小人也。必文其過，以其心如細民也。雖在下位，其能為君子也。過則改之，以其學先王之道以成長民之德也。是亦操心大小之分存焉。後儒不知是義，以誠偽論，抑亦未也已。

仁齋先生曰：望之儼然，禮之存也。即之也溫，仁之著也。其言也厲，義之發也。蓋盛德之至，光言之著，自是

如此有味乎其言之。雖然何嘗盛德之。獨然哉。君子體仁履禮而由義。在上者皆當如此。學道者亦皆當如此。程子曰。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此皆宋儒之失。在不知聖人焉。吁。是未足以為聖人也。古之賢者皆爾。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此孔子大車無輓。小車無軌意。段使孟子知是義。則好辨之失。不若是其甚也。已。後世惟浮屠尚能窺是意。其言曰。佛法大海。信為能入。

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古時人善解古語如此。晏子春秋以此為晏子之言。大德小德作大者小者。蓋古語。晏子誦之。子夏亦誦之。蓋古者以德為教。事父曰孝。事兄曰弟之類。大德也。如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是小德也。皆以在己者為教。是所謂德也。君子先立大者。故專力於大德。有子曰。君子務本者。亦此意。若欲必盡。夫小者則有時乎失其大者。故曰出入可也。所以曰不能不踰閑者。則非盛德之士不能也。古之君子。務其大者。若是。可以觀孔門之學也。宋儒之不識大者。唯精是求。

故以此章為有弊已。仁齋又曰。至於小者則非。或出或入時措之宜不可也。蓋惡夫必信必果之小人也。依舊亦宋人之見哉。且言必信行必果。孔子謂之小人哉耳。亦未嘗惡之也。且小德何啻信果哉。

本之則無言求其本則莫有也。本者謂先王治天下國家之道也。先王之立道其意本求以安天下後世故也。後儒以性命之奧為本。非孔門諸子之意矣。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包咸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邢昺曰。君子教人之道。先傳業者必先厭倦。誰有先傳而後倦者乎。子夏言我之意。恐門人聞大道而厭倦。

故先教以小事。朱子曰。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是包邢失乎孰字。朱子昧乎倦字。皆不可從矣。蓋言君子之道何者當先傳之。何者當後傳之。何者彼所先倦。何者彼所後倦。傳之所以有先後者。以彼之能堪與不堪也。所堪者後倦。所不堪者先倦。必量其所能堪而教之。人有敏不敏。道有淺深。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區。朱子訓類。非矣。升庵外集。蕪子由云。如瓜疇芋區之區。仁齋曰。區域也。古者園圃毓草木。各分區域。種藝之。汜勝之為區種法是也。草木區別。言其明也。書曰。賁

若草木是說得之。蓋其次弟等級。炳如丹青也。焉可誣也。言以不堪為堪。教以其大者。俾門人小子。肆言其大者。則是誣人也。君子之道。安可如此乎。上言君子之道。量其人教之。此言君子之道。不誣人。二君子之道。意自不同也。有始有卒者。謂不倦也。學而不倦。孔子所自道。故曰其惟聖人乎。言其不可以望門人小子也。朱子以始終本末一以貫之為說。仁齋以本末俱舉。兩端竭盡為說。皆不得其解者耳。夫扣兩端而竭之。孔子所以告鄙夫也。是豈難事而常人所不能哉。此章朱子以為大小學之序。大小學自其所見。

耳。孔子時豈有之乎。仁齋乃言。子游疑其有所隱而譏之。而以焉可誣也。為君子之道。昭晰明白。不可得而掩藏。是亦昧乎誣字之義矣。誣豈掩藏之義乎。蓋子游之意。以子夏之倦於教。規之耳。故子夏答以弟子之不堪而倦焉。可以見已。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朱註盡之矣。優有餘力也。言仕而官成。雖有曹裏。亦所優為。是有餘力。可以學焉。學而業成。雖有未成者。亦非歲月之可能卒。則可以仕焉。仁齋乃引是。亦為政而曰。仕不必學。學不必仕。真亂道哉。

喪致乎哀而止。孔安國曰：毀不滅性。古人之解經簡而能盡，誠非後人所及哉。蓋子游說聖人制喪禮之意，止云者，聖人之心，至於其致哀而止，不必過求其它也。凡致字之義，皆謂使其自然至此之極也。非我推而極之也。如喪禮，皆所以使人子之哀情自然來至。聖人之心，是為極處，不過求它，故曰止。朱子昧乎喪字致字，故以行喪之人言之，以推極言之。又以子游為簡略細微之弊，不亦謬乎。

後世據子游之言，以輕詆子張，非也。蓋子張之難能也，亦子貢廬冢上六年之類耳。朱子以為少誠實惻怛之意，夫有誠實惻怛之意，烏足以為仁乎。堂堂乎張，亦謂其威儀之盛，規模闢廓有難及者也。如堂堂乎張，京兆田郎，亦言威儀之盛。荀子曰：第作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者，子張氏之賤儒也。是譏末流焉。由流求乎源，則子張可知已。難與並為仁矣者，言使己與子張隣國以行仁政，則必出其下焉。亦見曾子所畏，不啻子路也。未仁與為仁不同義。觀於孔子答諸子問仁，唯顏淵子張以天下言之，可見其才大。

已然孔子未嘗規以篤實忠厚之事。則亦其非不足於此者審矣。宋儒動求諸心。故以威儀為粗迹。遂謂子張專用心于外。所以未仁也。遂訓師也。辟為便辟。夫威儀之盛。豈便辟哉。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是其在九經之首。豈非為仁之本乎。子張之堂堂。豈病乎。大氏後儒昧乎為仁字義。所以差也。古時師之教弟子。弟子之所從事。皆各以其性所能焉。然後世道學先生。則各立門戶。設宗旨。以己所見。強之孔門諸賢。何其自高之甚。以至奪夫孔子之權也。噫。仁齋又論此章之義曰。知道之人。易得有德。

之人難得。殊不知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豈非知道之難。非孔子不足以當之邪。君子哉。若人。亦足以為有德之人也。已。

人未有自致者也。言人於它事。皆假禮而後誠至焉。敬至焉。若必求其能自致者。則親喪而已。是獨雖不假先王之禮。尚可能使己之哀情自然來至也。

孟莊子之孝也。仁齋先生據中庸以繼述為孝之至。可謂善解論語已。然又據此而以三年不改於父之道。必為父之善者。泥矣。獻子魯之賢大夫。則仁齋先生之解此章為得之。然必以父之善言之。則安仁。

齊先生之言。不為世之嗣主喜。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者。口實哉。學而篇所載。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古言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亦古言也。孔子並引古言。示學貴博。貴不固也。君子之不執一而廢百也。一則言彼。一則言此。並觀則道生於其間焉。古之學為爾。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聽訟之道本然也。情謂獄情也。朱子曰。情實未是喜者。喜得其情也。獄情難得。故得之則喜。是聽訟者之常也。故孔子不貴聽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此曾子特言此。以深警陽

膚者。已惟刑之恤哉。雖盛世亦然。

君子惡居下流。謂紂之為逋逃藪也。衆惡人歸紂而紂受之。其所自為惡。雖不甚。而衆惡人所為惡。皆紂之惡也。故曰天下之惡皆歸焉。舊註皆不得其解。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在上者言之。君子之德。民所具瞻。是謂之明德。故其過也。不可得而掩焉。是子貢之意也。有德之人在上之器也。故亦謂之君子。故有德望者。其過也。亦猶若是焉。後世註家皆得其旁意耳。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獻足徵也。文武之政。布在方

策文足徵也。賢者所見大，故能識其大者；不賢者所見小，故能識其小者。文武之道，禮樂也。禮樂不言，在默而識之。故賢不賢異其識，古之道也。識謂能名言之也。如識人知人之分，朱子識音志不必爾。賢不賢皆識之，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賢不賢皆可師，故孔子何常師之有。仁齋曰：聖人之道，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猶日月星辰之繫于天，而萬古不墜也。有智者皆可知，有志者皆可行。雖夫頌之愚不肖，莫不與知能行焉。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又曰：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

不曰堯舜而曰文武者，以去代猶近，而典刑具在也。未墜於地，猶曰極天罔墜。識大識小，猶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之類也。此等之言，皆失之粗已。彼專以講說為學，而不識古聖人所謂學焉。誤讀中庸，以為親義別序信盡乎道也。殊不知子貢所謂學者，謂學禮也。道者，謂禮樂也。識大者，識小者，亦謂禮之大者小者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者，謂周禮樂未亡也。若以極天罔墜為未墜於地者，則子貢之不長於說辭也。夫文武者，周先王也。孔子為周臣子也，故曰為東周也。如所謂去代猶近，而典刑具在

論語徵義
者則孔子之於展禽臧文仲。或是可已。安可以稱之於文武乎。親義別序。信達道也。豈可以盡於道乎。子思作中庸。與外人爭也。豈可移其意以解論語哉。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誠哉是言。七經具存。千載學者。不知聖人之道。亦不得其門而入。故耳。近世諸老先生。多以孟子解論語。亦未知孟子與外人爭者也。豈足以解門內之言乎。其解經皆以理而不以道。可謂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已其專心四書。而忽略六經。亦坐是故耳。按蔡邕石經。譬之作譬諸。

仲尼日月也。觀於子貢此言。則知孔子末年。魯人尊親孔子。不啻君父也。不爾。弟子而譬其師。日月也。人孰信之。人信而言之。豈足以解其惑乎。則子貢之不善於說辭也。連前後三章。子貢贊孔子者至矣。故以此終之。

多見其不知量也。何註以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邢昺疏據此註。意似訓多為適。所以多得為適者。古人多祇同音。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醑多。皇恩溥。洪德施。

施與多為韻。此類衆矣。故以多為適。升庵曰。周易無祇悔。荀九家作多。亦一証。

天之曆數在爾躬。何晏曰。曆數謂列次也。朱子因之曰。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仁齋曰。曆數者。紀歲時節氣以授民時者也。在爾躬。謂財成輔相天地之道。書所謂天工人其代之是也。古書誠艱奧。然二說皆如謎。豈有之哉。且仁齋財成輔相之解。亦高妙哉。唐虞時豈有是言乎。蓋古先聖王之道。以奉天為本。故堯典無它事。唯有欽若昊天。授民時耳。舜典天叙天秩。天工皆稱天以行之。羲和以天官

分主四嶽為方伯。夫唐虞夏之道一矣。故左傳呂覽合稱二典三謨為夏書。孔子曰。行夏時。此在堯舜時。其所謂歷數者。政治之道盡是焉。故孔子所謂夏時。不啻指建寅一事已。歷數人所作而曰天之歷數。亦猶如天叙天秩焉耳。四嶽即百揆。舜為百揆。日久既已躬任其職。故曰在爾躬。語已往也。允執其中。謂踐帝位也。古來相傳執無過不及之理。非也。蓋執中猶云執樞。古訓皇極為大中。是亦漢時自古相傳授之說。不可非也。古先聖王欽若昊天。以臨民。上有天下有民。而天子立其中間。握其樞柄。是所謂皇極也。故

古謂踐帝位為執其中耳。不然，子思作中庸書，援引具至，何不一援堯舜授受之言以為根本也？若從舊解以為執無過不及之理，則上下文執大不相蒙，豈有是理乎？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何註憤憤？朱子得之，堯授舜，舜授禹，惟奉天做戒而已。孔子告顏淵為仁，唯以脩身可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後儒必欲得一微眇之言如道德仁義者，以見孔子所祖述是自理學者流之見陋矣哉！仁齋又據此章及荀子道經之言，而以大禹謨危微精一為漢儒偽作，是其人深信孟子，坐是故不復留意於書，徒以朱子解解書而譏

之耳。蓋民心可畏，如朽索之馭六馬，故曰人心惟危，導民心於其微，不於其著，庶可以保其治。故曰道心惟微，精者靜也。治天下者，務清靜專一，不敢輕忽，以踐其位，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味荀子之文，其意亦如此。而所謂道經亦夏道篆文相近，故誤耳。夫荀子儒者也，豈援老墨之書邪？故尚書所言亦惟做戒之言，其實與論語所載莫有殊者。故曰舜亦以命禹，豈如仁齋拘字數者比乎？孟子譏子莫執中，可見中之不可以執言也已。

皇皇后帝。孔安國曰：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

也。朱註不引此，故詳焉。帝臣古註以為桀，朱註得之。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何晏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得之。朱註所富者皆善人，雖聖世豈有是理乎？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朱註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得之，孔安國以誅管蔡用箕微解之，殊為不得乎辭矣。脩廢官，仁齋以古者世官子孫相守解之，古誠有之，然豈可引之於此乎？且古之世官，亦謂有司耳。春秋譏世官，則公卿大夫不世官，古之道也。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仁齋曰：此章舊本通前章合為一章，然於武王之事無見，而與前篇子張問仁章略同而逸其半。彼有恭則不侮一句，而公則說作惠，則足以使人疑。因下章有子張之問，而誤再出，歟。可謂善讀論語已然。又烏知其非孔子別有所言，而與答子張者相類邪？至於其以論語無公字而駁宋儒，則懲羹吹齋者比已。宋儒所謂大理之公，其原誠出老莊之見焉。然聖人豈惡公邪？無偏無黨，皇極之敷言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豈非公乎？君子之道，惡讒一而廢百，故宋儒拈一公字與仁齋惡公字，其失適相同也。

五美仁齋曰。惠易費。勞易怨。欲易貪。泰易驕。威易猛。而今皆不然。故以為美也。待之又曰。惠而不費。勞而不怨。二者治民之要。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三者修身之要。修身即治民之本。亦得之。但欲仁而得仁。亦治民之要。彼不得其解。故云爾。欲仁而得仁。即求仁而得仁。謂求仁人而得之也。凡所求之切。皆可以為貪。但求賢無貪之失耳。後儒皆以為仁道。是則學問何待從政而後言之乎。且究其說。亦宋儒一事之仁。古莫有是說。不可從矣。或曰。孔子少許仁。而今曰求仁人而得之。則何仁人之易得也。是則不然。

如欲仁而得仁。及答子貢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皆占語。而孔子誦之。故亦不深拘耳。從政貴得人。故云爾。不戒視成。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蓋不它是視。而唯成是視。故曰視成。或以督成解之。視豈有督義乎。慢令致期。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虛字不可解。朱子曰。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刻期約期也。而止言致期。刻期也。則無致字之義。蓋慢者怠慢也。令者如三令五申之令。其所以令申之者。不勤而俛民怠於其事。不覺

通期是有故陷民于刑意故謂之賊致者使至也謂使民不覺至期也如不戒祀成則絕無告戒之事况令申乎唯視其成耳是其意為暴惡故謂之暴凡如暴君及桀紂帥民以暴皆暴惡之義其與虐殊者以其殺之謂之虐暴不必殺稍輕於虐耳朱子以卒遽無漸解之非矣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命者道本也受天命而為天子為公卿為大夫士故其學其政莫非天職苟不知此不足以為君子也蓋君子者為上之德也以君命為悅者為人下者也君子則不然也稟命於天焉以

其所傳先王之道也是其大者而吉凶禍福不待言也先儒多以吉凶禍福言之抑亦末已禮者德之則也故不知禮無以立立者立於道也先王之道其可守以為則者禮已言者先王之法言也先王之法言猶規矩準繩也夫非規矩準繩何以能知方圓平直哉非此而知亦日巧耳皆取諸其臆者也取諸其臆則人恣其所見有何窮極故知先王之法言而後所知合於道故知人知人者謂知賢者也夫賢者其德行合於先王之道者也故以先王之法言為之規矩準繩而後可知已孟子知言知它人之言也觀於孔

子聽訟吾猶人也。則知他人之言。聖人亦不敢言。吾能之矣。夫聖人所不敢言。能之。而孟子能之。豈理乎哉。故知孟子之非也。先王之法言在詩書。而先王之詩書禮樂。君子所以學也。上論首學與知命。而下論又以此終之。是編輯者之意也。王者出征。告諸天。受命于廟。受成于學。還亦獻馘于學。學者聖人之道所在也。聖人之立道。奉天命以行之。故君子之道歸重於天。與聖人者無適不然焉。論語之所以終始可以見已。按註疏本。此章作孔子曰。朱子本作子曰。論語徵癸

論語徵	徂徠先生	十冊	絕句解	徂徠先生	一冊
同考	近刻	同點附	同上	同上	一冊
同正文	近刻	同考證	濶水先生	三冊	三冊
辨道辨名	徂徠先生	三冊	同辨書	淡園先生	三冊
同考	近刻	同國字解	江南先生	四冊	四冊
徂徠詩集	徂徠先生	四冊	同諺注		一冊
同文集	同上	八冊	同比肩		一冊
同尺牘	同上	八冊	同評尺		一冊
徂徠文集考	近刻	絕句解拾遺	徂徠先生	一冊	一冊
訓叙示蒙	徂徠先生	二冊	同點附	同上	一冊

唐後詩	和初	七冊	同考證	瀟水先生	三冊
孫子國字解	同上	五冊	詩筌	爽鳩先生	二冊
吳子國字解	同上	近刻	同增補	近刻	
素書國字解	同上	二冊	詩題苑	祖徠先生	三冊
大學解	同上	三冊	古今詩材	乾元資輯	一冊
中庸解	同上	三冊	詩厨	東原先生	一冊
同國字辨	大舉先生	二冊	越王帖	廣澤先生書	一冊
古文矩	文變 祖徠先生合刻	一冊	江上吟	同上	一冊
同考	瀟水先生	一冊	墨水帖	烏石先生書	一冊
論語摺解	瀟水先生	二冊	連昌帖	枝山艸書	一冊
輔儲編	瀟水先生	四冊			

老子古注	王弼注	三冊	排諧江戶幸	秀國宗匠	三冊
同再版	瀟水先生校	二冊	庭訓性乘	馬場春水書	一冊
同國字辨		四冊	新古今序	同上	一冊
同正文		二冊	女四季文章		一冊
同首書		二冊	學書捷徑	孔平先生 手習早道	一冊
國語訂字	竹陽先生	一冊	病家神方	幽方亭主人	一冊
金匱藥性辨	牛齋先生	三冊	東海道 水曾路	道中紀 抄本 改正	一折
傷寒			文林古伏櫛		一冊
訓點千字文	瀟水先生	一冊			

書肆 群玉堂

江戶本橋南通三丁目
松本善兵衛

